

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

■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 第5辑,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第80卷:《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 /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81108 - 045 - 1

I. 中... II. 国... III. 中... IV. ① 少数民族-中国-丛书 ② 少数民族-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中国 V.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529 号

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 第5辑

责任编辑 红 梅

封面设计 李 华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447 (办公室)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40.125

字 数: 54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108 - 045 - 1 / K·93

定 价: (全套 125 卷) 9700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

第一部分 土司资料选编 /3

- (一) 土司由来及其统治 /3
- (二) 沙马土司统治地区概况 /18
- (三) 金阳县土司统治地区概况 /28
- (四) 盐源县左所土司地区概况 /50

第二部分 家支资料选编 /63

- (一) 家支产生的传说 /63
- (二) 美姑地区的家支迁徙 /68
- (三) 普雄一带的家支迁徙 /80
- (四) 昭觉滥坝地区的家支迁徙 /85
- (五) 喜德、冕宁、越西地区的民族迁徙 /89
- (六) 会理县的彝族家支和迁徙 /92
- (七) 家支间的冤家械斗 /98

附录：碑铭 /103

第三部分 近现代彝族反抗斗争调查资料选编 /118

- (一) 太平军经过四川彝区 /118
- (二) 彝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129
- (三) 1911年张耀堂领导的汉彝人民反清起义 /145
- (四) 关于拉库起义的调查 /149
- (五) 越西、甘洛地区彝、藏各族人民反抗子末乌甲的斗争 /173
- (六) 越西彝、汉人民起义调查 /179
- (七) 关于红军长征经过冕宁、越西的调查 /189
- (八) 会理“娃子寨”奴隶起义 /208
- (九) 彝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 /225

第四部分 清代冕宁县彝族档案资料选编 /236

- (一) 行政管理 /236
- (二) 经济 /320
- (三) 习俗、家庭 /376

(四)“西番” /388

附录：清代巴县档案有关马边彝民资料 /398

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 /417

关于彝族的一些历史传说和史实 /436

安宁河流域自称为“咪西苏”的彝族 /449

关于彝族的“四十八甲”组织 /454

解放前龙云势力在金阳地区的扩张活动 /461

解放前鸦片在金阳地区的种植、销售及其对彝族社会经济的影响 /467

在奴隶制度及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安宁河上游彝族人民的英勇斗争 /471

冕宁县曹古坝姑噜沟的奴隶市场 /486

昭觉县教养院的几个统计调查和几个奴隶的自述 /489

凉山彝族家支表 /496

关于凉山彝族地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调查 /512

关于凉山彝族教育问题的调查 /516

在凉山彝族奴隶制度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520

凉山彝族阿都土司地区调查 /535

西昌彝族土司及其家族墓志铭 /561

从凉山彝族工艺品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569

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历史文物 /574

辛亥革命先驱安健传略 /576

彝族六祖源流及其年代问题 /578

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 /591

贵州大方县彝族历史文物调查 /597

大定县名沿革 /609

〔附录〕解放前雷波县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612

后记 /636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

四川省编辑组

第一部分 土司资料选编

（一）土司由来及其统治

一、土司、土目及其与黑彝等的关系*

1. 土司来源

安学成的祖先原来住在武汉，汉族。元朝时，封在贵州毕节。明朝时，封为贵州镇雄蛮部府土司（叫水西土司）。当时，云南贵州边境有三大土司，除安家外，还有威宁杨昌府和昭通乌蒙府两大土司。

明朝末年，战争西起，安学成的前十六代祖先安岗被封为元帅，带兵百万，被吴三桂战败后，长子阿之立阿咂（汉名安获洁）领百余人逃进凉山，入赘沙马家。

沙马家在明朝时封为最大的土目（相当于千户侯），有的传说是土司。当时有一个名叫沙马日博拉咂的人当土目（或土司），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莫吃树阿亚，招安岗的大儿子上门，于是安家（指安岗家族，下同）得以顺利进入凉山。入赘后，安家改姓沙马（现在安登俊、安登银、安学成等都姓沙马，汉姓安）。沙马家也是外来汉人进入凉山的。

据说安家在进入凉山以前，凉山早已有土司制度。清朝初年，曾经改土归流，引起凉山乱过一次。后来在乾隆三十年，御封凉山四大土司：

- （1）四川凉山宣抚司——即原来沙马家土司。由安家继承。土司印现在安登俊手里；
- （2）阿都正长官司——即冷家土司。印在冷邦正手里；
- （3）阿都副长官司——即都家土司。都家绝嗣后，由安家继承。印现在安学成手里；

* 此材料是根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查组在1956年7月、1961年10月21日访问安学成等人的记录整理而成。

(4) 凉山安抚司——杨家土司。印在杨代蒂手里。

以上四家中，杨家是武官，其余是文官。安家从清朝以来，一直世袭沙马家土司，后来又继承了都家土司。都家土司的来源，安学成说一点也不清楚，只知都家原来管辖的地区有普格县、布拖县和金阳县的部分地区，土司衙门设在西洛区。因都家人口不旺，和安家早有婚姻关系。在安家第九代（末末乌乌）时（从安岗算起，下同），都家绝嗣，由末末乌乌的侄儿阿左阿甲继尔都家土司。这时，末末乌乌继承沙马家土司。从此，安家成为两家土司的继承人。从末末乌乌起，至解放前为止，沙马家土司传了七代；从阿左阿甲起，都家土司也传了七代。

安家的家谱（以安学成的直系血亲排列）共有十七代：①安岗——②阿之立阿咱——③阿咱普母——④普母略苏——⑤略苏哈日——⑥哈日巴磨——⑦巴磨阿之——⑧阿之末末——⑨末末乌乌——⑩乌乌咱咱——⑪咱咱阿木杰——⑫阿木杰咱咱——⑬咱咱日呷——⑭日呷阿达——⑮阿达戈戈——⑯戈戈陆且（安树海）——⑰陆且阿哈（安学成）。

安登俊和安学成是同一家族。安家第十二代的子孙阿木杰咱咱和阿木杰日直是两大房，安登俊属于后一房，从阿木杰日直的儿子日直蒙哥起，一直当沙马家土司。日直蒙哥死后，没有儿子，土司职位传给他的兄弟的儿子木呷拉拉，木呷拉拉再传给儿子拉拉咱何，再传给咱何木截（即安登俊）。安学成属于阿木杰咱咱一房，阿木杰咱咱的儿子、孙子和重孙没有当土司，到了安学成的叔父安树德的时候，都家又绝嗣，由安树德继承都家土司，安树德被杀掉后，由安学成当土司。

都家土司由阿左阿甲一直传下来：阿左阿甲——阿甲咱古——咱古陆祖——陆祖朗呷——朗呷咱果——咱果阿果（安树德）——阿果咱哈（安学成）。

安学成有三个名字：安学成是他的汉名，陆且阿哈是安家的名字，阿果咱哈是都家的名字。

除都家和安家两大土司外，凉山还有杨家土司和冷家土司。杨家原来是贵州威宁杨昌府土司，当吴三桂打败安家后，接着打杨家，打了三年。杨家被打败后，逃至四川，与安家同时封为土司，管辖雷、马、屏、峨等地区，衙门设在雷波、峨边交界地区。杨家也是汉人。

冷家是凉山最早的土司，势力范围最大，管辖地区有昭觉县、普雄县、喜德县、越西县、甘洛县、宁南县、冕宁县，以及石棉县、汉源县部分地区。衙门在昭觉的三湾河，现在还有遗迹（挂土司旗帜的旗杆基石）。

2. 关于土目

土司势力大，不仅大量地占有广大奴隶群众的人身，而且还统治着部分土目和黑彝。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剥削也就通过土目和黑彝来进行。然而，土目和黑彝就不可能统治土司或通过这个阶梯来进行剥削压迫。土目也有统治个别黑彝的，如民改前的金阳县阿来、海来两家和甘洛县的岭光电等。其次，黑彝除统治剥削他所属百姓外，也有黑彝统治黑彝的。如民改前，甘洛县的拉哈苏子，宁南县棋罗沟的卢阿英就统治着个别黑彝。这些黑彝之所以被同等级的黑彝所统治，往往是因势力小，或破产死亡而发生

的。

凉山历史上，真正由皇帝封印当土司的只有四家：即原住美姑县林美甲谷区的罗罗宣慰司利利土司（这户土司死绝后由沈子土司即岭邦正继承）；原住昭觉县古里拉达区日哈乡的沙马宣抚司的沙马土司（现住雷波县瓦岗区大坪子）；原住美姑县哈古以打区以后迁往雷波县的河西邛部宣抚司的阿卓土司（即杨代蒂土司），这户土司原有军权，势力也不小；另外还有住越西县，以后迁往甘洛县田坝的河东长官司沈子土司（即岭邦正土司）。除这四户土司外，清朝末年，清皇帝又封普格县阿都家为何西副长官司。从此以后，土目中也有用钱买印自封土司的。如原住美姑县哈古以打区的海来土目就是清末时在清官手里买万户印当上土的。目前这些土司中只有沈子、阿卓、沙马还有人在，利利和阿都土司死绝后，分别由沈子、沙马土司继承。

凉山原有四十余户土目，其中原正式封为土目的又分为土目和“毕摩”两种：即原属阿卓土司的有原住雷波、现迁往永善会溪的土目哈拉、呷哈毕摩。另外还有住金阳县的海来和住雷波县瓦岗区的阿卓（即杨忠宪、杨忠权弟兄）；原属利利土司一支的有住昭觉和普格的尔恩土目、罗乌毕摩。另外还有住昭觉的阿硕，冕宁的比耳；原属于沙马土司的有住金阳县的妈海土目、体可（即安登银），住昭觉县古尼拉达的金脚毕摩，以及哈古、火妥、窝苦；属于沈子土司的有住越西大寨的普我土目，甘洛田坝的斯补毕摩（即岭光电）；原属于阿都土司的有金阳和昭觉的阿来土目、和倮我毕摩。

原住美姑县的有利利土司、阿卓土司和买印当土司的海来土目。利利土司不仅占有美姑县的大部地区和整个昭觉县，而且还统治西昌、冕宁等部分地区。据说，利利土司由美姑县林美甲谷迁住昭觉三湾河后，对被统治的黑彝也比较严厉，曾把黑彝阿一虫品丢进了牢房，于是八且家黑彝阿一虫品就在牢房里写信通知自己的亲戚家门，议定日期共反利利土司，当利利土司牵着猎狗在今介放沟区的七里坝狩猎时，八且家一举打进了土司衙门，抄了土司的全部财产。利利土司知道这消息之后就在树上吊颈自杀，死后黑彝洛木金次还砍下了土司带着金膀圈的手，将圈子取下后，剩下的手就投掷在三湾河。为此，洛木金次的家门还觉得洛木金次这种行为太残忍，于是开除了洛木金次的家籍，以后来往土司路过三湾河时，都不喝三湾河的水。

利利土司死后，利利家被赶到西昌的安宁场（彝名叫尔觉呷拖）并同沈子土司在西昌东街设临时办事处性质的衙门。到此，利利土司已绝，转由沈子土司（岭邦正的长辈）继承，时约在民国初年。

另外，原居住在美姑县哈古以打的阿卓土司和掌有万户印的海来土目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阿卓土司是由于无故杀死一个恩扎家黑彝，惹起阿侯、恩扎两支黑彝的不满，于是两支黑彝联合而起，首先将阿卓土司撵到现今的巴普区鸡尾，以后被迫迁往雷波。至于掌握万户印的海来土目的被赶，也是由于海来家对黑彝的统治剥削较严，无故杀死恩扎家一名井窝补车的黑彝。于是，土目统治下的黑彝一触即发，甚至在山羊的角上也点燃了火把，以作疑兵，一个晚上就包围了土目的住宅，海来土目只好要求谈判。但黑彝提出，要海来土目搞出一条用木灰结成九派长的绳子，才能罢兵谈判。海来土目无法，只好交出所有财产，搬到金阳县的甘古乡定居（现住该县桃子坪乡）。

其次，原居住在昭觉县古尼拉达区日哈乡的沙马土司也同样，由于弟兄之间争印夺

位，互相残杀，助长了黑彝的势力，加之对黑彝的统治也比较严厉，也就被所属黑彝阿陆、马家篡夺了土司的权利和财产，赶走沙马土司于雷波县瓦岗区定居。只有普格县阿都土司对黑彝的统治剥削较其它土司为轻，才免于被赶走。但阿都日哈土司被国民党李家钰谋杀后，由沙马土司安树德继承，因国民党斥令其清查掳掠汉人娃子的主犯，惹起该地黑彝的恐惧不满，被博什、古底两支黑彝及部分官百姓（土司直接统治的曲诺）杀死。

历史上，大部分土司和个别掌万户印的土目之所以被黑彝驱除，主要是土司、土目对黑彝的统治剥削惹起黑彝的不满以及黑彝想夺取土司的地位而代之，也由于土司、土目在婚姻上限制比较严格，加上内部的互相残杀，瘟疫流行，人口逐渐减少，至使黑彝撵走土司、土目得逞。也鉴于这种情况，腹心地区之所以大多数土目还保留下来，相对的说：一方面是土目对黑彝的剥削较微，事实上，在凉山土目统治着黑彝的情况就少，他们几乎在地位上是同一等级；另一方面，土目与黑彝通婚，构成了土目和黑彝之间的亲戚关系，从姻亲上结成了统治者的内部联盟，所以腹心地区的多数土目才免于被驱逐，依然保存下来。

3. 土司的统治和土司、黑彝、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都家土司占有的土地，以普格县最多，布拖县只有布拖坝子大部分土地，其他四个区没有。在土司兴旺的时代，普格、布拖区共可收官租八千八百多石，其中布拖区六十四石（每石三百多斤）。

土司衙门设有：管家，管理土司内外事务；管事，管理征收官租；看房，管理粮食、银两的支出；大队长，带一连武装，保卫土司；调解纠纷者一人至数人。

土司所管辖的各县，也设有小衙门，由他的妻子在各县主持事务。安学成有三个妻子，分别住在布拖、普格和金阳三县。小衙门内，有小当家、小管事、小看房和调解纠纷的人员。这些官员差不多都是土司的亲属，全是白彝和土目。在区乡，土司难于管辖的地方，利用黑彝头人当“管家”。

土司之下设有土目，土目协助土司办事，在土司衰败的时代，脱离土司，有的与土司争夺权势。都家土司有九个土目，杨家有三个，安家有四个，冷家有十个。权势较大的土目，可以与土司通婚。凉山共有九大土目是与土司有婚姻关系的。这九家土目就是阿里家（都家的土目）、马赫家和捏脚家（安家的土目）、阿硕家（在昭觉三湾河和其它各地，一千多户）、尔列家（汉姓李家，在昭觉的滥坝、拖木沟一带）、比糯家（在冕宁县）、普贺家（在越西，汉姓彭家）、拾补家（在越西的田坝）等都是冷家土司的土目。土目大都是汉人。

过去还有千户侯，都家土司下面有捏勒、烈觉和贺枯三家当过千户侯。

在清代，土司除对白彝进行统治外，对黑彝和土目也直接进行统治。都家土司直接统治的黑彝有八大家支，各个家支在土司婚丧大事时，都分工伺候：拔差家打仗；阿俄家修路、筑坟，以上两家在普格西洛区。结纽家捡石头、抬大树；子尔家修房屋，以上两家在普格县。莫什家（在普格、布拖两县）接亲、葬人；吉迪家敬酒；比朱家传令；比补家专讲奉承土司的话，以上三家在布拖县。这八家黑彝每年向土司交纳八匹贡马，另

有都家土司的九大头目每年要交九匹，共十七匹。土司每三年从中选择八匹上贡。此外，黑彝头人每年给土司送些银子、酒和猪头。

在清末，土司和黑彝的冲突越来越多，土司日渐衰败，黑彝势力日渐张大，并且把土司赶到凉山边境。据说安家土司衙门原来在古厄拉达，因阿陆马家想争夺土司的土地和百姓，挑起了战争。土司动员金阳全部白彝和土目，与阿钱马家打了二十九年，年年没有停火。土司打不过，边打边退，安学成的祖父也被打死了，只好退到金阳（金阳和汉区接近）。昭觉的竹核区原来是冷家土司的，冷家在清末将这个区陪嫁女儿给都家，但是不久就被阿陆马家占去了。昭觉的特口甲谷和美姑的孟坡拉达两个区，原来是安家土司和都家土司的，也被孟坡家和马家占去了。

到了国民党时代，黑彝争占上司地盘的气焰更高。一九三六年都家土司被国民党杀掉后，土司威望低落，整个瓦岗被黑彝占去。以前土司在瓦岗收官租最多，从此以后就收不到了。

冷家和杨家土司同样地被迫向边缘地区迁移。冷家土司衙门原来在三湾河，以后搬到西昌，最后搬到越西（彝汉杂居区）。杨家原来在雷波峨边交界地区（彝区），后来搬到雷波县城（汉人较多）。他们的势力范围日渐缩小。

土司、黑彝、国民党之间的利害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互相利用，有时互相冲突。国民党利用土司统治黑彝，也利用土司和黑彝的矛盾，削弱土司的势力。土司也利用国民党和边区汉族统治阶级打过黑彝，也利用黑彝反对过国民党。黑彝虽然对土司制度不满，对国民党更有仇恨，也和土司一起打过国民党。下面是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1）一九三六年冷家土司的大土目惹尼瓦打（黑彝家支）在国民党李家钰部队当参谋，受邓秀廷和李家钰的唆使，打算霸占都家土司的土地和土司印。土司便号召黑彝起来反对，李家钰支持惹尼瓦打，派一团军队进来，更加引起土司所统治的八大黑彝家支的不满，联合起来打败了李家钰的部队，打死三、四百人，俘虏一百多人，缴获枪支六百多枝。这件事激怒了邓秀廷，于是将都帝成杀死，并派部队占领普格县。八大黑彝再次联合反抗，分四路进攻，把普格县城四条街子（汉人街子）烧光抢光。惹尼瓦打害怕，又请邓秀廷亲自带兵支援。一九三七年邓秀廷领兵刚到小兴厂（西洛区附近），八大黑彝又分别开会，联合抵抗，并请安树德（安学成的叔父）当土司，指挥作战。小兴厂的吉迪家杀牛十条，招待布拖县去的吉迪家，喝血酒，钻牛皮，首先起来反抗，其余各家支也纷纷响应。邓秀廷见来势很凶，黑夜化装逃走。后来各家支联合请大“笔摩”（阿宁咪约）念经咒骂邓秀廷和惹尼瓦打，咒后不久，惹尼瓦打的儿子死了，邓秀廷不久也死掉，又有冷邦正土司不断从中调解，才停止战斗。这次纠纷经过二、三年才告结束。结果土司被杀掉了，国民党也被赶跑了，但是普格的黑彝家支（弄目家等）又起来反对土司，不准土司进来，从此，土司失掉了这块地方。

（2）都帝成被杀掉后，安树德继承土司，这时土司势力衰落到了极点，黑彝中不少人想打土司的主意（掠夺土司的产业）。在一九四五年黑彝奴隶主吉迪打打等三人喝血酒，收买土司的随身人员尚烈火娃子，杀了土司和他的老婆等十一人，卖掉六十多人，抢走长短枪八十多枝，机枪三挺，银子一万多两，鸦片三大锅以及其它财

产。

安树德死后，安学成去云南搬兵，请来龙云的外甥龙白驹，带一千多人，步枪九百多枝，轻重机枪五挺，小钢炮两门。安学成也带领金阳一千多人，来打吉迪家。刚到金阳那瓦地方时，就遭到阻击，阿里家和亚补家（黑彝家支）和其它家支的黑彝埋伏一千多人，打垮了龙白驹的部队，打死二百多人，活捉数十人。阿里家和亚补家要打龙白驹的原因，是因为龙家以前霸占了阿里家、亚补家的地方，亚补家曾经抢过龙家的佃户当娃子，并且在1942年打过冤家，早已结了冤仇。

这次失败后，安学成无力复仇，布拖县的黑彝也怕土司再搬兵攻打，于是又请安学成继承土司。

(3) 安家迁到金阳后，常靠金阳边境的汉族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官兵来压服黑彝的反抗。云南汉区的田家、何家、曾家、魏家、李家、鲁家以及龙云家等土豪劣绅，都与安家、都家土司有联系。他们曾经帮助安家土司打过阿陆马家两次，又帮助都家和安登文打过五次（因安登文杀了安树芳——安树德土司的姐姐），还帮助都家和赫家打过一次，他们帮助安家或都家内部打冤家，并不是好意的。他们乘机掠夺土司的土地财物。金沙江边的双龙坝、德古、德沙等土质肥沃的地方，是被龙云的第三个儿子（叫龙三公子）侵占去了。土司和龙家打了不少的仗，在1950年曾经和龙云的第五个儿子龙顺真打过一仗，打死了龙顺真和官兵数百人，活捉副司令龙生舟、大队长徐元明、副团长郑立。参加战斗的官百姓和黑彝家支很多。

(4) 土司勾结国民党打彝人，是最引起彝人不满意的。彝人因此把土司当作汉人（统治阶级）一样看待。据说凉山四大土司搬清兵或国民党兵打过彝人多次。冷家搬西昌的国民党兵来打彝人，安家都家搬云南的国民党兵来打彝人，杨家土司也经常搬汉区反动统治阶级来打彝人。杨代蒂土司的父亲就是国民党的团长，和雷马屏峨边境的反动头子罗统领很好，三十年前，罗统领带领官兵一千多人，打过彝族。安学成说“罗讲武，杨讲文”。即是罗统领用武力从外面进攻彝区，杨土司从内部统治彝族，官官相护，以保持和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

(5) 尽管土司和彝人有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远不如彝人和国民党的矛盾那样深刻、尖锐。国民党利用彝人屠杀彝人和直接屠杀彝人的手段是很毒辣的。特别是邓秀廷的部队屠杀彝人最多。一九三七年孙子文（副司令，邓秀廷是正司令）、罗大英（黑彝，团长）进军西洛区，屠杀彝人六百多户。一九四五年又屠杀七百多户。西洛区一千多户彝人经这两次差不多杀光抢光。土司的这块好地方也就从此失掉了。罗大英被国民党利用，杀人之多，难以计算。今年民主改革后，从他的家里解放出来的女奴隶（从西洛区抢去的）就有四十余人。

(6) 土司与土司，土司与土目之间，也常争夺权势。土司安登俊和土司安学成在五代以前同一祖先，自从分别即位安家土司和都家土司之后，两家就成了大冤家。在1952年还打过一次冤家。这是因为安登俊和安聚土（大黑彝家支）要侵占安学成的产业，并杀了安学成手下的白彝两人，于是安学成在普格、布拖两县召集了白彝七百多人去打安登俊，因人民政府调解，方才罢休。

(7) 土司、土目被杀掉的，据安学成知道的有：

土司安树德，被吉迪家黑彝杀掉。

土司都帝成，被国民党杀掉。

土司安登文，被黑彝安八耳杀掉。

土目窝左什达，被阿陆马家黑彝杀掉。

土目铁哥哈达，被阿里家黑彝杀掉。

土目安登银的叔父，被于补家黑彝杀掉。

土目沙登尼达，被阿陆马家杀掉。

土司呷多沙沙，被来来家黑彝杀掉。

土目呷尼家，被罗大英、惹尼瓦打杀掉四十多人。

土司安树德的姐姐（安树劳），被安登文杀掉。

以上都是在清代以后被杀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司的势力衰落的一般情况。

4. 都家土司与所辖黑彝家支间的纠纷 *

都家土司共辖有10个黑彝家支，分布在布拖、普格全县及金阳部分地区。

这10支黑彝家支中有8支是直辖的，即：吉迪家、磨石家、比补家、结牛家、比租家、扒差家、则尔家、阿乌家。另有二支：甲勃家、金爱家原属都家土司下的土目金恩家所辖，金恩家绝嗣以后，乃划给都家土司直辖。

都家土司除辖有以上10支黑彝家支外，还辖有9支土目：阿力家、铁鸠家、聂哦家、节涅家、阿涅家、金恩家、安吉家、切撒家、日失家。以上除阿力家外，其余各家均已绝后（只是土目这支绝后，但黑彝的家支仍存在）。

都家土司所属的各支黑彝对土司均有固定的义务。

（1）土司家结婚时，吉迪家司酒（即负责招待客人，分配饮酒事宜）；比补家作媒人，负责宣布男女双方结亲经过；比租家则负责全部事务工作；磨石家则负责去女家接新娘。

（2）土司家中死人，磨石家负责抬烧死人，结牛家负责用石块将火葬场砌成圆圈（死男用9块石，死女用7块石）。

（3）土司家有婚丧之事时，阿乌家负责修筑道路，以利交通。

（4）土司家中修房时，则尔家负责把房屋正梁架上去，其它修建工作不管。

（5）土司家与敌人打仗时，扒差家负责带兵作战，当先锋队。

（6）过年时，都家土司所属黑彝要送半个猪头和酒一坛给土司（撒马土司之黑彝则以猪肠代替猪头），土司只将猪耳朵留下，猪头肉仍退还给黑彝，另外并奉还二升米给每个黑彝，以酬谢他所献的礼物。酒则分给大家饮用。1953年时，都家土司共收到1,367个猪耳朵。

（7）官租：黑彝租土司的土地，每年纳十分之一的收获物，即所谓“见十抽一”。至于黑彝自有的土地则不交官租。以后土司再将自己官租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管事人。

土司婚丧时，黑彝各支都没有摊银送礼的事，只是负担一些劳役工作（见第1——

*此材料为1956年12月30日安学成所谈。

3条)。婚丧事过后，土司还常送给一点衣物给帮忙工作的黑彝。

在清代时，每支黑彝在过年时要合资送土司一匹好马作为献纳，而土司每三年要献纳二次好马给封建王朝的皇帝，所以土司每三年可以赚一次好马而为己用。但这种献纳马的规定，到清末就已取消了。

土司之间的冤家纠纷：

这个冤家纠纷是起于瓦岗沙马土司安良成及其弟安登俊与金阳都家土司（即我家）之间。从1934年开始，直到1948年才结束，前后达15年之久，双方共死了四百多人（瓦岗土司一方死了280多人，我方死了近200多人，包括彝、汉两族的人，因在打冤家时，有些所属的汉人也参加了）。此外，双方还卖掉抢来的娃子100多个。

这个冤家纠纷从1934年开始。原因金阳都家土司家中无男人主事，我父早亡，么叔安树德年幼，我年纪更小，当时家中由我的大姑嘎朵木阿牛主事。阿牛非常精明能干，她与云南龙姑太（龙云之妹）感情很好。阿牛本来已与雷波杨土司（杨代蒂之父）订婚，还未过门，杨土司就死了，所以阿牛当时还留在娘家，1934年时阿牛已32岁。

瓦岗沙马土司安良成弟兄想霸占我家的家业，但又怕阿牛的精明，所以在1934年，他们买通了我家的娃子把阿牛杀死，阿牛被砍了29刀，手足都被砍掉，九天后才死去。当时撒马土司还扬言要杀安树德和我，以斩草除根。当时安树德乃逃往云南龙姑太处求保护，我母则带我逃跑，行至半途，为金阳马海家（土目）抢去，我母绝食29天后死去。我时年七岁。我在马海家住了五年。我家的家业都被安良成弟兄霸占了。直至1938年，么叔安树德在龙姑太二侄龙顺祖的支援下才又打回金阳。次年，我才又返回金阳家中，但因当时沙马土司还强占了我家两处地方，形势还混乱，为了安全起见，么叔又把我送到三姑父岭邦正（甘洛田坝下土司）处寄养，我在岭家又住了五年。

1945年，么叔安树德被布拖县黑彝吉迪家刺杀，以后我接替了么叔的土司职位，继续与沙马土司家打冤家，直至1948年经过双方白彝家支的头人从中说和，才解决了这次纠纷。原安良成、安登俊家的白彝头人阿库石扑与我家的白彝头人曲比阿吉是亲戚，二人互相商量好，分头与各自的主子谈话调解冤家，经过反复调解，最后我两家和解，互相请吃酒，算是解决。冤家和解后，我送给阿库石扑一枝德国枪作为酬劳，安登俊送给曲比阿吉一件披毡作为酬劳。

由于么叔安树德被吉迪家杀害，我家欲复仇打冤家，前后两次都未打成功。这两次情况如下：

（1）1947年我的三姑母从甘洛下田坝岭家率领二千人来布拖欲与吉迪家打冤家为么叔报仇，但是行至中途，有二个女呷西被阿侯家抢去，二个男子被阿侯家打死（因二女呷西走至中途，体弱掉队，三姑母令二男子随后伴送她们）。于是造成岭家与阿侯家打起冤家来，反而不能与吉迪家打冤家。岭家与阿侯家的冤家打了一年多。

（2）1948年我与云南龙伯起共带了近两千人（龙家一千多人，我家七百多人）前往布拖找吉迪家复仇。因我等弹药留在金阳，龙伯起带人先启程，路经金阳拉洼（四区），遭到当地土目阿利家和黑彝阿尼家、甲普家的伏击。因这些家支过去与龙家有仇，这次听信谣言，以为我们出兵是要来打他们。这次龙伯起所带的兵都是从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来的，对金阳地区道路不熟，遭受伏击，大败而逃，损失很大，除死伤一些

外，被俘卖的就有一百多人。龙伯起退回金阳后，我们又重整旗鼓，养精蓄锐，准备复仇，后因凉山解放，冤家关系也就解除了。

二、白彝和“官百姓”

1. 白彝之源及地位 *

(1) 来源

白彝是土司带进来的官兵，年代久了，子孙繁衍成为白彝。又认为白彝中一部分是土司带进来的，在金阳叫白彝，在布拖叫官百姓；一部分是黑彝从汉区买来或抢来的汉人，受黑彝统治，不受土司直接统治。

就彝话的词意来看，金阳叫白彝为“疙姐”，“疙”是上等人或官家的意思。“姐”是娃子的意思。“疙姐”就是官家的娃子（或百姓）。金阳又叫“曲和”，“曲”是上等的意思，“和”是人，“曲和”是官家的人。在布拖，称官百姓为“疙和”，“疙”是官家，“和”是人。称白彝为“曲诺”，诺是“黑”的意思，“曲诺”是黑彝统治下的较有地位的人，大概是劳动者这一阶层，是白彝等级中的上等人。称安家娃子为“蒙阳”，“阳”是陪嫁的意思，“蒙”是母亲的意思，“蒙阳”是跟着母亲陪嫁来的意思，这大概是指安家娃子的女儿要跟随黑彝奴隶主的女子出嫁而言。白彝中最下等的是锅庄娃子，彝话叫“呷式呷洛”，“呷式”是同住的意思，“呷洛”是在脚下的意思，“呷式呷洛”是住在主人脚旁的意思，汉话译成“锅庄娃子”。这三部分人都叫白彝，也是从汉区来的。彝话叫土司为“阳摩”，“阳”是判断或调解的意思，“摩”是纠纷的意思，“阳摩”即是调解纠纷的官吏。又有叫土司为“尼喂”，“尼”是受皇上封给的意思，“喂”是人，“尼喂”是受封的官吏，即是土司。称黑彝为“诺和”，即黑骨头的人，译成“黑彝”。总之，土司、官百姓或白彝，都是外来的，真正的彝族是黑彝。

凉山白彝家支在一千支以上，其中很多是四大土司带进来的官兵和汉人发展成为白彝家支的。据说跟随安获结（安岗的长子）进来的有四大文官武将：

1. 阿苦阿殊，文官兼武将，是现在金阳县阿苦家（也叫苦家）的祖先。阿苦家自称官百姓，有一千多户，连娃子在内约三千户。

2. 七济姐呷，武将，是现在金阳七济家的祖先。七济家又分为陈家、苏家、共有一千多户，连娃子约二千户。

3. 峨磨阳古，文官，是峨磨家的祖先。普格县、金阳县、昭觉县、布拖县、美姑县都有峨磨家支。在古尼拉达的叫尼古家、阿丕家；在布拖的叫安家；在西洛区（普格县）的叫阿峨家、尼彼家；在金阳的叫阿捏家。这一家子孙很多，有三千多户，连娃子共有四千户。

4. 屈彼阿米，武将，是现在屈彼家的祖先。汉姓白家，散居布拖县、普格县各地。

*此系安学成所谈资料。

在布施的叫阿里支，普格叫衣母支，共有一千多户，连娃子共二千多户。

除以上四个文官武将已形成大家支外，还有土司身边的其他官兵随员，许多也已形成家支。安学成知道的有：

捨衣家：其祖先过去是土司的文官，负责调解纠纷。现有二百多户，连娃子共有三百户左右。

糯布家：汉姓花家，其祖先是土司的巫师。这一家现在当，“笔摩”（巫师）的很多，散居金阳各地，有二百多户，连娃子共三百多户。

务路彼家：汉姓芦家，其祖先原来是一名战士。这一家在金阳罗乌乡，只有几十户，当“笔摩”。

沙马峨被家：汉姓熊家，其祖先原来是武官，在瓦岗米古区有一千多户，连娃子共约二千户。

影之家：汉姓黄家，其祖先原来是土司的战士。在金阳有一千多户（包括娃子在内）。

尼窝家：汉姓张家，其祖先原来是土司的战士。在金阳有一千多户（包括娃子在内）。

也拉家：其祖先原来是战士。在瓦岗马几哈呷乡有一千多户。

亚补家：其祖先原来是战士。在金阳有一千多户。

弟西家：汉姓鲁家，其祖先原来是战士。在金阳有几十家。

在布施县有十九个官百姓家支：1.河比家；2.儒倮家；3.勒枯家；4.阿苦家；5.各力家；6.安峨磨家；7.安阿捏家；8.安拔差家；9.喇嘛六姑家；10.夹播家；11.赫家；12.欺沙阿子家；13.欺沙略福家；14.欺沙吉利家；15.欺沙截 整家；16.阿峨家；17.赧尼家；18.衣比家；19.喇嘛家。这些家支的祖先都是跟随土司进入凉山的。

都家土司的官百姓有一百多家支，主要分布在金阳。据说金阳有二万多户官百姓（包括官百姓的娃子在内），布施十九个家支有一千多户，普格有七百多户。冷家土司的官百姓更多。

2. 白彝(官百姓)与土司、黑彝的关系

安学成笼统地把白彝看作都是官百姓，认为土司和他们不但是同时从汉区进来的汉人，而且相互间的关系是“土司为白彝，白彝靠土司”。土司在，黑彝不敢压迫白彝；白彝帮土司打仗，帮土司作事，土司才能在彝区站得住脚。至于土司对白彝的剥削是很轻的：种土司的地，只须交纳百分之十的官租；买卖土地时，要经土司盖印，十个银子的地价，交一两银子；过年时每户送半个猪头。

又说土司相信白彝，帮土司办事的人几乎都是白彝，凉山四大土司都是这样。土司打仗也是依靠白彝，同黑彝打仗时，完全依靠白彝；同国民党打仗时，依靠白彝，团结黑彝。如在1936年，都帝成土司被国民党杀死后，都帝成的妻子召集白彝一万多人，然后召集八大黑彝家支去报仇。第二次去报仇时，由土司杀牛，白彝出酒，招待黑彝，联合黑彝力量。

在1952年，安登俊土司和安聚土（大黑彝）要争夺安学成的家财，安学成便召集白